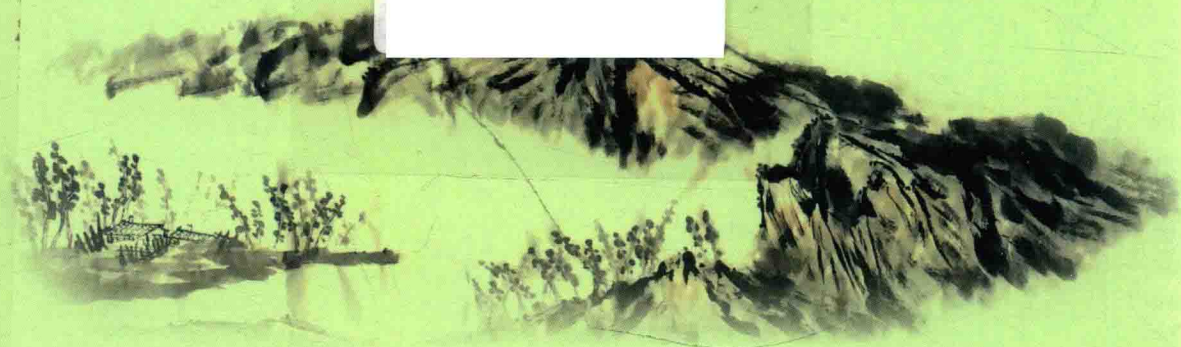


一方水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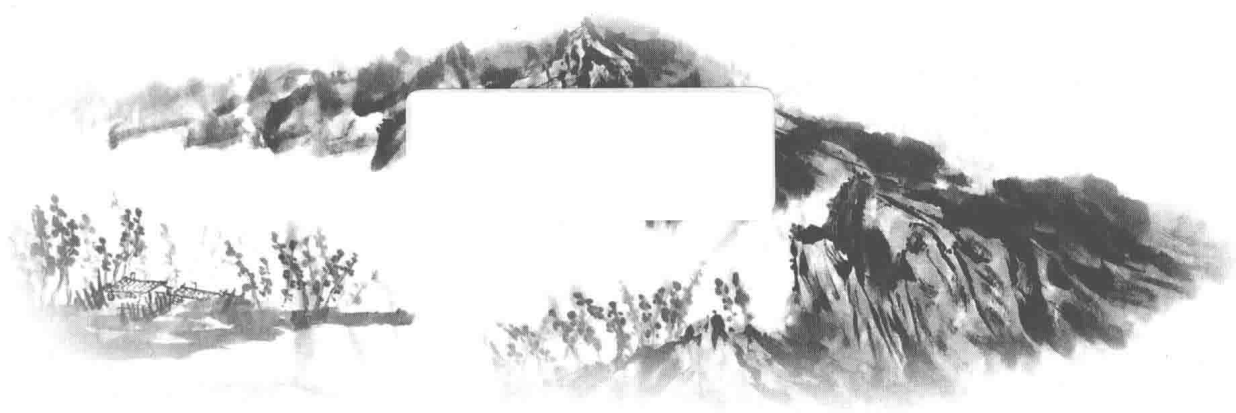
默予◎著



远方出版社

一方水土

默予◎著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方水土 / 默予著. — 呼和浩特 : 远方出版社,
2017.8

ISBN 978-7-5555-0947-9

I. ①一… II. ①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98215 号

一方水土

YI FANG SHUI TU

作 者	默 予
责任编辑	董美鲜
责任校对	心 妍
封面设计	杜 鹃
版式设计	杜叔辉
出版发行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编 010010
电 话	(0471)2236471 总编室 2236460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内蒙古爱信达教育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170mm×240mm 1/16
字 数	480 千
印 张	28.5
版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 0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55-0947-9
定 价	6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上 部



第一章

崔六子打过来电话的时候,宋安然正在许二赖的“三味真店”打麻将。

农村人素以群居为乐,当然此群居非彼群居,与原始性毫不沾边儿。无非是喜欢凑在一堆打打麻将、下下棋、喝个小酒而已。尤其是在闲暇时候,尤其是四十岁开外属于不老不少尴尬年龄段的男人们。

当然,也有女人。没有女人的场面是寡淡的、乏味的,就像清水煮白菜;有了女人的场面,味道就会奇妙地大变,会数倍地丰富、充盈,就如香油调凉菜,弥漫开一阵阵诱人的香味。

许二赖的“三味真店”不是专门以营利为目的开的麻将馆,人们打麻将也不是纯粹把精力投入到里面,以此作为专业,多半是图一乐。在家里,每天出来进去,面对同一张除了华发像狡猾的间谍一样不怀好意地于不声不响中混杂于黑发间野蛮渗透实行颜色革命,皱纹如阴险的红蜘蛛一般厚颜无耻地于不知不觉间蛰伏在颜面上织网布局蚕食蔓延,却再搞不出一点儿新意的秋南瓜脸,产生审美疲劳似乎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

还有电视,也烦。不知道是人们的审美水平在日新月异地提高着,还是瓜地里挑瓜挑得眼花了,反正剧情似乎越来越雷同,看了前面的,后面的结果也猜个八九不离十,没有悬念。看得多了,就觉得破绽百出,像麻子脸上的坑,一摸捞一把。好像如此水平的电视剧,人人都能编,连张八斤也能编出来。就连喜欢看新闻的人也多看中央台,很少眷顾地方台。地方台的新闻不在好多人关心的范畴内,是因为地方台新闻的好多内容不是冠冕堂皇的人云亦云,就是隔靴搔痒的无病呻吟,要不就是欲盖弥彰的粉饰太平,很难踏踏实实出新意,这样就不能不让人心生许多怨怼。有关老百姓生计问题的内容不可谓不多,也不能说不好,但就是因为好得过头了,突兀了,人们才不愿意看了,让人怀疑涂了相当厚的脂粉,从屏幕上直透出一股脂粉气,熏得人恶心得直想干呕。因为地方新闻上说的往往与现实生活中的许多是脱节的,上边的政策挺好,到了

下面就走了样了,说的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中央的好政策一到地方往往遇到了梗阻,到了基层更是被截流。就是这股细若游丝般没被截流的部分,也常常被污染了,或者被置换成领导们的所需,不但难以惠及广大民众,往往还蚕食民众的利益。如此程度的走样,自然就让人反感,一反感,就不愿意看了。因为不但看着反感,有时还像故意嘲弄民众似的,夸夸其谈,自鸣得意,把民众皆当作白痴,如此更加引起许多人愤慨。与其看得堵心,看它干甚?不如一群人凑一堆编一些笑料出来,生动、有趣,又能开心又能解乏,何乐而不为?人们在闲编啦的时候,是可以互动的,人人都可以参与的,甚至可以肆意妄为。手不规矩的人说到兴起时,可能会冷不丁瞅个空子,乘机将那咸猪手偷偷地伸到某个女人的敏感部位摸一下,揣一下,过一下手瘾。当然不是随便,许是开惯玩笑了的。尤其是在这些娱乐活动的同时,会加入许多荤素的“调料”,来煽动人们脸上的笑肌,有的人还会因此而笑得岔了气。这些都是在家里头面对老婆或男人或电视机时很难求的乐趣。因此,农村人一有空,就喜欢“群居”。“赵匡胤耍毛球——消散龙心”。

这次宋安然打麻将的初衷倒不是为了消散“龙”心,而是为了消烦解闷。烦闷是因为天在下雨,而且已下了不止一天。

今年开春的天气特别反常,暖春暖和的进程之快之烈之突如其来大大出乎人意料。年关还是大雪纷飞,寒风凛冽不可一世,可正月一过,天气一下子就暖了。像是一头暴虐的猛兽,转瞬间便被驯化成了一只温驯的小绵羊。

这样突如其来的暖春不但使气温急遽升高,还使天空无端地过早下起了小雨,偶尔夹几粒隐晦的小小雪晶,透着不明不白的暧昧。春天本不是下雨的季节,尤其像这样连下三天,这在寻常年景春寒料峭、干旱无雨、沙尘暴不断肆虐的河套地区是相当难得的事,这就难怪出人意料。那似雨似雪又似雾的一片朦胧飘忽不定,下得不动声色,看上去绵软无力悄无声息,实则令人难以捉摸暗藏杀机。似乎处处都透着一丝丝诡异,如实行偷袭的日本鬼子端着三八大盖鬼鬼祟祟猫着腰进村,总让人感觉在那朦胧的背后,潜藏着无数个鬼魅,正在交头接耳,酝酿实施了一个巨大的阴谋诡计。

书上有诗云,“秋雨绵绵无绝期”,这句诗的意境就是隐喻人的沮丧和无奈的情绪的,怪怨恼人的秋雨裹着湿漉漉的越来越冷的秋凉缠着人久久不肯离去。不过,宋安然至今还没读到哪本书上写过“春雨绵绵无绝期”的。尽管春雨喜人,但如果一“无绝期”,就透出一种无奈,破坏了语境,读起来令人平添一

份怅然甚或悲凉。宋安然虽然不太懂得写诗，却会欣赏诗。看得多了，自然会欣赏了。道观的蛤蟆熬成仙，寺庙的乌龟修成佛，灵山的蜘蛛炼成精，此等都不足为怪。描写春雨的句子宋安然倒是读过不少，读后皆是让人心情为之一悦的，如“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如“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等，不胜枚举。这些其实都印证了春雨的稀缺和人们渴盼春雨的急切心情。由此看来，绵绵春雨在人们眼里未必不是一件难得的好事情，本应兴高采烈才对。但恰恰相反，河套地区不缺水，有黄河水得天独厚的灌溉优势，春雨就显得自作多情了。而对于宋安然来说，这场绵绵的春雨非但没能给他带来好心情，反倒叫他沮丧到了极点。春雨你怎么可以这样随随便便地下个没完没了呢，看来真要无绝期了。要是往常闲着没事，你尽管无你的绝期去吧，不得谁的事，谁懒得管你呢。

也许在别人看来，宋安然这样有些小题大做，不就是连着下几天雨夹雪嘛，尽管有些反常，也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自然现象而已。可在宋安然看来就有些蹊跷了。从这点足可见境由心生。

宋安然烦恼的原因是，这场春雨给他的生意平添了很大的麻烦。

宋安然开着一家油坊，本来过完春节这段时期属于淡季，应该没什么事的。可这几天正好是粮油店的存油到了卖完的空档，已有两家打来电话催着要油了。虽说这雨下得不算太大，但要命的是这个季节情况特殊，正值春潮，不下雨道路尚且翻浆翻得难以行车，一下雨，无异于助纣为虐，火上浇油了，道路越发泥泞得一塌糊涂。这一折腾一耽搁，等路干了就得好几天。就是在宋安然那天晚上刚装好油车，准备第二天去送的节骨眼儿上，一不留神，深夜就开始下起了绵绵细雨，而且一下开来竟连着下了三天，你说这事不蹊跷吗？好像老天爷早就在偷窥他在装油车，就等此刻给他制造点儿麻烦似的。

更让人焦心的是这雨不知道还要盘桓几日，难道要把这里当姥娘舅舅家，住舒服了赖着不走了吗？

真正令宋安然焦虑不安的是如果不能及时把油送到，怕别的油坊乘虚而入。近几年油坊如雨后春笋般地开张，竞争越来越激烈了，宋安然哪敢有丝毫的疏忽懈怠。买卖人都他妈的鬼精鬼精的，一不留神，就可能被别人抽了炉条。

但不管咋说，天依然阴沉着，雨依然飘忽着，路依然泥泞着，宋安然只能束手无策干着急。

不但油不能及时送出去,偏偏榨油机也不失时机地罢工了,仿佛同天气遥相呼应给他添堵;老婆也毫不知趣地肚疼,见缝插针似的给他添乱。所以,这么些堵心事攒着堆逼他,宋安然能不心烦意乱吗?都是这破路!全怪鬼六子这个“圪泡”,他妈的真不是个正经玩意儿。

这不能怪宋安然恼怒于这条破路,又由这条破路迁怒到崔六子身上。如果油路通到村里,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了,想甚时候送就甚时候送,晚上送也不碍事,下雨还算个事吗?除非下刀子。一条破路在多大程度上阻碍了葫芦湾的发展,是没法估算的,看得见,摸不着。原来到处都没修油路的时候,葫芦湾的人也浑然不觉。现在其他地方都修了油路,唯独撇下葫芦湾没修,两厢对比,就特别显眼了。这条破路就如同一把污秽不堪的钝刀,那么抢眼地硬生生戳在葫芦湾人的心上。

宋安然之所以把油路没修通的罪责归咎到崔六子头上,是因为崔六子在开发葫芦湾的时候,合同上写得清清楚楚,三年之内修通油路。如今都过去五年了,非但油路没给修好,就连垫一层砂子也是百般敷衍,应付差事,没有一回给认认真真的垫好,翻浆路依然是翻浆路,害得村里人有意无意地向他侧目,眼神意味深长,无疑把他当成了崔六子的奸细。有几次宋安然想给人们解释一下的,他宋安然何尝不想走展油滑水的油路啊,但最终还是作罢。现实往往就是这样,有些事情越描越黑,有些真相不说自现。

这样想来想去,那烦闷就一层层叠加,越发地厚重无比,厚重得似乎手脚并用都无法拽扯开来,如同天地间漫无边际遮天蔽日的浓云,令人窒息。宋安然产生了一种想找个人打一架的冲动,却苦于找不到打架的对象。屋里只有他和老婆魏灵芝,别无他人。老婆正在死秧倒气地吃饭,像在受刑般地嚼泥。宋安然想,总不能因为天气的缘故,无端地把老婆捉住打一顿解气哇。老婆不挨打还兀自难受着,再挨打不是雪上加霜吗?叫他于心何忍?

宋安然也只是这样无聊地信马由缰地想一想罢了。说实在话,虽然他和魏灵芝结婚近三十年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魏灵芝几乎没有一天真正入过他的眼,但他却一次也没打过魏灵芝,那种鄙陋行为是没文化没教养的人所为,于宋安然是不屑的。宋安然有时实在气不过,也只是在意念里把虚无中的魏灵芝狠狠地“揍”一顿,自欺欺人似的抚慰一下快要让日积月累的岁月丝丝缕缕风干了的伤痕累累的感情。

宋安然再次抬头看一眼窗外的雨,越发地寡淡无趣。淅淅沥沥的小雨依

然有一阵没一阵地与大地无休止地忘情地缠绵悱恻，旁若无人，仿佛分别太久依依不舍的一对老情人。

看来真的无绝期了。

门外的大路上，隐约传来一阵唱念声，由远及近，又由近而远。那腔调亦歌亦咏，亦庄亦谑，或扬或抑，忽高忽低，拿腔捏调，怪诞有趣。歌词有些没头没脑，天上一句，地下一句。但尽管听着荒诞不经，不着边际，倒有些类似于某种偈语，细细琢磨，耐人品味。

该冷不冷人生病，该热不热地生虫
地里生虫虫吃人，孙子当爷爷当孙
人不像人嚷鬼话，鬼披人皮识不清
官人妻妾似鸡群，光棍无妻怨祖坟
富人坟上冒青烟，人不寻钱钱找人
穷人越穷越受穷，穷根扎下怪谁人
人翻跟头猴牵绳，龙遭虾戏狗欺熊
秀才落难遭戏弄，流氓倒坐县衙门
天开窟窿补不赢，地塌圪卜填不平
识破天机往此生，不往此生往来生
.....

宋安然知道又是张八斤在大路上胡嚼。张八斤自从疯病缓解了以后，鬼知道成天从哪些犄角旮旯搜寻些唱词，神神道道地瞎吼。

听着张八斤渐行渐远的歌声，看着窗外的绵绵细雨，宋安然触景生情。忽地，李清照那首著名的词作《声声慢》，一下子从记忆深处那样突兀地跳了出来，像一个个小丑在扮着鬼脸嘲弄他：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不知是不是条件反射，宋安然想到“酒”，一时竟觉得有些头重脚轻，昨晚的酒劲儿复又涌了上来，和着这恼人的细雨一齐将他戏弄。

宋安然之所以把这首词记得如此清晰，楔子般牢牢地楔进记忆深处，是因为第一次读到这首词的时候，还为此大哭了一场。那次是在春末夏初之交，母亲刚去世没多久，他还没有完全从母亲离世的悲伤中挣扎出来。也是这样一个落寞的蒙蒙细雨天，自己也是怀了一种无比失意无比苦闷的心情，孤寂地边自斟自饮着劣质烧酒，边拈着几页书漫无目的百无聊赖地闲翻，就在如此不经意间读到了这首词。那时芹芹考上大学才半年多时间，他和魏灵芝刚刚结婚几个月。读到这首词的时候，宋安然难受得五内俱焚，这首词好像是专为他量身定做的。即便不是为他而做，起码是把他的心境刻画得淋漓尽致的了。是命运捉弄了他，还是老天爷故意在折磨他、考验他？他参不透。他的遭遇，何止是一个“愁”字了得啊。

于是，他就放肆地痛快淋漓地大哭了一场，哭得泪雨滂沱，哭得昏天黑地，哭得不管不顾，哭得肝肠寸断……

我的旧时相识可曾安好？

所以，宋安然只要一想起这首词，自然就会想起芹芹，想起和芹芹在一起的那些快乐的时光。

不过，如今再想起这首词，宋安然已经淡然了许多，芹芹已经逐渐朦胧至模糊的面容，也只是在他的意识里流星一般一划而过。光阴荏苒，世事变迁，岁月早已打磨得他棱角全无，成了河里的一块儿普普通通的光滑的鹅卵石。

在心里默念过这首词以后，宋安然已经释然了许多。想一想这是何苦呢，天气已然这样了，自己犹自生闷气，这不是自寻烦恼吗？就因为个天气又揪扯出以前的不快，把心情擦桌布般揉搓得一团糟，有些不合算，有本事你把老天爷揪下来揍一顿试试。

宋安然无奈地笑了一声。只是在肚里，并没笑出声来。

第二章

魏灵芝吃过饭,收拾了饭桌,又要起身去侍弄猪羊。宋安然有些不忍,说:“我去喂娃,你昨晚还胃疼呢,现在好点儿没?”询问的目光关注着魏灵芝,口气里是真的关切。

宋安然的心里虽然不太有魏灵芝,但作为近三十年的“伴”,他还是把魏灵芝放在心上的。毕竟相伴了近三十年,不放在心上有点儿说不过去。不但冲这相伴,魏灵芝还为他生了这么一对聪明伶俐的优秀儿女,并且用优质充盈的奶水把他们养大,使其健康茁壮地长大成人。宋安然心里清楚,他们夫妻这么多年寡汤淡水走过来,除了儿女这根纽带把他们紧紧连接在一起,其实他们之间本来就没有多少感情色彩,与木头相差无几。他对魏灵芝的关切,实际上是儿女这根纽带,被爱屋及乌地经年累月绑架驯化成的一种肌肉记忆式的本能而已。

魏灵芝说:“好多了。”遂又拿起暖水袋子,换了热水捂在肚上。她看宋安然张罗着喂牲口,就又拉了个枕头侧身躺倒在床上。

宋安然熟练地拾掇了锅灶,按部就班地准备猪羊的吃食。

宋安然在锅灶上不含糊,是被老婆逼出来的。宋安然锅灶上的手艺被老婆逼出来,不是因为宋安然怕老婆,或是宋安然心疼老婆,实在是出于无奈。也不是老婆不给做饭或不喜欢收拾锅灶。是老婆的茶饭手艺粗陋,有好食材也做不出香饭。说得夸张一些,刚结婚的时候,老婆做出的饭菜粗粝如猪泔狗食,实在令人难以下咽。后来还是在宋安然的调教下,老婆的茶饭手艺才渐次有了长进。因此,宋安然想吃可口的饭菜,就得自己动手。久而久之,宋安然就练就了一手好厨艺,能做出一手令一般男人难以一争高下的好茶饭。

尽管那时宋安然家的生活还比较窘困,但宋安然是个不愿意对生活应付差事的人。他喜欢琢磨,更喜欢搜寻觅咎覓为晦暗的生活翻找出一些亮色。因此,他会想方设法把有限的普通食材,尽可能烹饪出丰富的味道,以便让孩

子们能于困顿拮据的经济状况中品味出生活的乐趣。

宋安然不但能用普通食材烹饪出丰富的味道,从而把贫乏的近乎枯燥乏味的生活,点卤出五彩斑斓的色彩,他还从中悟出了一个道理:烹饪时,不一定非得需要名贵的食材,才能烹调出好的美味;生活中,也不一定非得具备多么丰富的物质条件,才能创造出快乐和幸福。

如此一说,宋安然的茶饭手艺也不完全是被老婆逼出来的,认真说是被生活逼出来的。

穿过南房的过道,就进了偌大的草圈圈,猪圈羊圈都在草圈圈靠近海子的那边。通往猪羊圈的路面一下雨很泥泞,宋安然穿着雨靴的脚踩上去滑腻腻的感觉。天上的云混沌一团,没有界限也不分层次,只看见灰漫漫无边无际,没有起点也望不到终结。空气浓稠得如皮胶一样的黏滞,贴着海子面匍匐着一层凝重的愁云惨雾。这段路拢共也没有二十米长,却一直没有铺砖。宋安然寻思,过两天再忙,也得把这点儿营生给解决了。

通往猪羊圈的路没有铺砖,一是宋安然确实忙,除非像这样的下雨天才能得空闲。等下雨天得空闲了,又懒得动弹。但这还是其次,主要是宋安然不想铺。

宋安然不想铺那段泥泞路,是为了逼着老婆不要喂猪喂羊了,赚不了几个忒钱,人还跟着受些忙乱。受忙乱当然指的不是老婆,是自己,就如当下。尽管老婆捉猪娃子买羊的时候,他曾赌气说,要喂你就自己弄去,不要动不动就烦我。老婆也曾很刚强地说,不用你,我就是累死也不用你。但真正喂起来,像铡草之类需要俩人配合的活儿,或是加工饲料之类的重体力活儿,能离开他吗?

宋安然刚把猪羊统统处理掉还没两个月,老婆就再次背着他逮回了猪娃子。

老婆魏灵芝是个很轴的人。

宋安然当然明白,赌气终究不能当饭吃。因此,他不愿意跟老婆一般见识,因为他毕竟不是如老婆一样的轴人,他“轴”不过老婆。

老婆不但不听他的,还对他振振有词,不喂猪不喂羊,你到哪去吃肉?口气中带着明显的轻蔑,好像宋安然是白痴,竟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悟不开。

宋安然就嘲笑老婆,说:“你个死脑筋,看把你劳心劳肺的,正愁的不愁,你愁阴山上没有石头。国家主席喂猪吗,难道国家主席不吃猪肉?国家主席浪

稻子吗,难道国家主席不吃白米饭?国家主席一定也吃馒头啊,面条啊,国家主席还要自己种麦子不成?国家主席要想吃鱼鳖虾蟹,难道也得弄个海子办养殖场?”

习惯了滔滔不绝的宋安然,一讲开道理就不容易刹车,往往还喜欢旁征博引。

没想到老婆却反唇相讥:“你——是国家主席吗?你有——国家主席钱多吗?”老婆不但这样放肆地回击他,还颇为阴险得意地斜着抿嘴偷笑了一下,大概是为自己的机敏。

魏灵芝说话慢条斯理,那样子有些滑稽。魏灵芝因为得病的缘故,语言表达能力受到很大程度的摧残,所以说话的频率就受到阻碍,不得不慢条斯理。魏灵芝不但说话慢条斯理,一字一顿,还常常咬牙切齿,眼睛恶狠狠地盯着你,一副苦大仇深时刻准备复仇的模样。其实魏灵芝何尝不想把话说得连贯流畅啊,但是尽管嘴抽抽着,还是流畅不了,只能一字一顿,咬牙切齿。

本来宋安然是想拿滔滔不绝的气势一下子把老婆拿倒的,未曾想老婆赶捷径,这样直切要害的责问反倒噎得宋安然张口结舌,哑口无言了。宋安然不能提国家主席了,提国家主席级别太高,离得太远,可望而不可即,反倒制不住老婆了。宋安然需要另辟蹊径,不能让老婆反制。好歹宋安然也是面子上的人,怎么能轻易让老婆占了上风?不过宋安然还是在心里暗暗称奇,别看老婆平时犯迷糊,关键时刻倒真能赶上趟,一语中的,出奇制胜。

宋安然只能以退为进:“我没有国家主席钱多,也不是供不起你吃个烂逼肉哇?你说你能吃多少,你就是一天吃半个羊骨碌,撑死你,一年才吃一百八十八个羊骨碌,还得赶上闰年。我再没钱,也不至于连这么几个羊骨碌也供不起你哇?”

宋安然的口气听起来很牛逼,说一年吃一百八十八个羊骨碌的时候,轻松得像随脚踹倒一颗大白菜。

其实宋安然也不是真跟老婆较劲儿,不过是为生活添一些点缀而已。宋安然历来是个不甘寂寞的人。生活已然是这样了,他再不给自己找些乐子,他的人生将是多么的寡淡乏味,多么的刻板无趣啊。

宋安然之所以说话能如此牛逼,是因为宋安然如今的日子已经过得颇有秩序,甚至可以说从容不迫了,不似十多年前那般寒酸窘迫,混乱不堪。宋安然知道,他如今能把日子过得如此秩序井然,从容不迫,多亏了开这个油坊,多

亏了经营油坊给他带来的好收益。看来钱还真他妈是个好东西,如果没有钱,他怎么能把日子捋顺?怎么能守着这样一个茶老婆竟然能把日子过得这般顺顺当当,这般精精致致?刚娶魏灵芝的时候,宋安然万念俱灰,哪里敢想某一天他还能把日子过得如此顺当、如此精致啊。

宋安然立志想把日子过得精精致致、顺顺当当,还是在他辍学的时候。如果他们家在那之前就能把日子过得精精致致、顺顺当当,他也不会辍学,也不会娶魏灵芝这样一头蠢驴一般的女人做老婆,他的未来就一定可以辉煌到无可比拟,他的前路会展油滑水地铺就一片光明,不会像当初辍学后那般黯淡无光。因为父亲的冲动与不严谨,父亲竟把日子过得不像日子,倒像是屠宰场屠戮后留下的一片狼藉,污秽遍地,混乱不堪。而且父亲混乱不堪的日子直接殃及连累了宋安然,导致宋安然的辍学,并且引起连锁反应,牵连导致了以后诸多不堪回首的糟心事。其实宋安然心里也明白,父亲原本也是想把日子过得精精致致、顺顺当当的。不然父亲也不会忍着别离之痛抛却双亲,远离故土,带着母亲与他和妹妹红红,几千里之外奔波求生活。只可惜天不遂人愿,可能父亲的命运就该遭此劫。

有了父亲做参照,宋安然在做事的时候,就比父亲多了一些理性,多了一些严谨。因此他认为一个人要是太感情用事,就容易让人忽悠,容易给人家当枪使。父亲不就是因为感情用事,才受了张八斤们的蛊惑,被压断了腰的吗?

尽管如此,宋安然在婚后的十来年里,依然没能把日子捋顺,直至在妻哥魏生荣的帮助下开了油坊。

老婆魏灵芝不说话了。老婆不说话不能说明老婆服气了;或者说嘴上争辩不过,看着像服气了,心里未必真的服气了;或者尽管心里不得不服气,行动上还是转不过这个弯儿来的。老婆平时话就不多,像个没嘴的葫芦,闷着,皆因语言表达艰难的缘故。魏灵芝尽管逻辑思维比较简单,但还是比较识趣,知道自己语言表达能力的不足,就知道控制说话的量,扬长避短。

于是,魏灵芝又不管不顾地背着宋安然逮回来两只猪娃子,又从小姑子红红家拉回几只羊。没嘴的葫芦一闷就很倔。大概是话说不出来都转换了,憋成倔劲儿了,像等量代换一样。

宋安然就骂老婆:“真是一头犟驴,一根筋。不让你喂猪喂羊是想让你歇一歇的,你却不知好歹,好像不让你喂猪喂羊是害你似的。狗咬吕洞宾,不识好心人。”宋安然的本意不但是想减轻老婆的负担,更是想腾出自己的工夫,能

够心无旁骛地经营自己的油坊。可惜老婆不理解他。宋安然也只是说说而已，倔人不能跟她太认真。何况也不算什么大事，宋安然只能由着老婆去折腾。老婆也不分辩，反正有空就埋头伺弄她的猪羊，像侍奉父母一样得体周到。

宋安然知道老婆不是怕没肉吃，老婆其实是个闲不住的人，闲下来就难受。老婆虽然脑子不大灵光，但能干活儿却是出了名的，很能茶受，出笨力往死里做，好像她是永动机，她的体内蕴藏着无比巨大的能量。只不过这些能量常常因为不懂技巧而被大打折扣，付出与收获往往不成正比，事倍功半。宋安然有时也琢磨，或许人的脑子和力气是可以相互转换的，脑子不太好的人力气就大；力气不大的人，脑子就好使。应了那句话，上帝给你关了一扇门，同时就会为你打开一扇窗。但人的力气终归是有限度的，过量地提前支取，就会早早地告罄。也许是老婆年轻时发力太多太猛，身体出现透支，上岁数了毛病就开始显露出来，整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痒。

魏灵芝其实是个很皮实的人，不是难受得厉害，不会带在表面来。

宋安然经营完猪羊，看老婆又拉了被子睡倒了，知道老婆依然胃不舒服，就倒了一杯水，抠了两颗“一二三四胃必治”，喊老婆起来喝下去。宋安然寻思，再不能拖了，等忙过这两天，无论如何也得带她去市里认认真真查一查。万一真有大病，耽搁了治疗，首先两个孩子名下他就没法交代呀。

魏灵芝原本就有病的，羊羔疯，现在已经治疗得不怎么犯病了。老婆年轻的时候经常会犯病，每年都有好幾次，杂乱无章，不定期，很随意，当然也不会选择跟前是否有人。犯病的时候很吓人，大夫说是脑子里的电路发生了紊乱，身体也跟着紊乱，浑身抽搐，直至口吐白沫旋转倒地，如同死人一般。如跟前恰好有人，就被及时救治过来；有时周围没人，自己也能缓过来。缓过来就恢复了常态，不像是犯病，倒像是在例行公事。

而每次魏灵芝犯病，最难以承受的却是宋安然。魏家的人好像对此习以为常，可宋安然做不到，因为她成了他的老婆。宋安然不管是魏灵芝犯病还是不犯病的时候，手上始终像绑了一颗不定时炸弹，让人眼睁睁地盯着，吓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突然爆炸，叫你的神经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状态。每次魏灵芝犯病醒过来了，宋安然却几近虚脱。宋安然不是没听说过，有的癫痫病人抽过去再没醒来的病例；还听说过犯病栽倒以后，杵进水坑卜里被淹死的病例。

宋安然曾经听过一个笑话，说一个死刑犯被执行时，打了三枪都遇到了臭

子儿。死刑犯眼睛都吓绿了,就央求行刑者:“爷爷!求求你快掐死我吧,你这样戏弄人,让人的心脏怎么承受得了啊!”

听到这个笑话以后,宋安然苦笑了。笑话中的那个死刑犯比他幸运多了,他再怎么难以承受也只消片刻就解决了,不可能因此而改判。而他这样相当于被判了长期死缓,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才被执行,只让你每天在战战兢兢中遭受无尽的折磨。

儿子未满两岁的时候,宋安然实在难以承受这样的压力了,再这样下去,不等魏灵芝怎么着,可能自己先崩溃了。于是,在老丈人魏万喜及魏家人的帮助下,领着魏灵芝到山西侯马的一个专门治疗癫痫病的专科医院,给魏灵芝治疗了近一个月,回来以后,又经叔丈人魏万仁的调理,病情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缓解。虽然没有完全根治,但犯病的时候已没有原来那么夸张,犯病的次数也大大减少,一年一两次或者一年仅摊半次。

魏灵芝的病通过侯马的治疗,虽然好了很多,但在平时不犯的时候,偶尔也会短路一下,会冷不丁做出一些古怪的举动或冒出一两句没头没脑的话来。譬如那年刚买回电视机不久,一家人正在看着电视,老婆突然就冒出了一句:“真是屁眼大的把心都屙出去了。”说话的神态有些故作神秘,明明想引起人欣赏,反倒装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

“你在说谁?”宋安然有些莫名其妙,他以为老婆又为什么事在怪怨他。

老婆却有些不屑一顾地说:“不说你,我说那个‘因不慎’。”

“说谁?”宋安然一时竟没反应过来。

“我说‘因不慎’,咋老是他丢东西。”说完还轻蔑地剐了他一眼,意即他脑残,连这么明白的话都听不懂,还要反复问。

宋安然这时才恍然大悟,原来她是把精力集中在了“寻物启事”上。她连自己家的事都管理不好,倒在操心人家“因不慎”家的事。

宋安然苦笑了一下,也不给她做解释。给她解释顶如对驴弹琴,所以就懒得给她解释。宋安然原来是不把魏灵芝当人看的,权当她是头毛驴,能死受。也不是完全把她当成一头毛驴,尽管看不起,在人面前还是要装装样子的,毕竟是他明媒正娶过来的老婆,只能在心里把她当作毛驴看待。这样宋安然感情上就产生了一些别扭。

宋安然做人有自己的行为准则,就是无论身处怎样的境遇,都要坦坦荡荡活人,不会做一个蝇营狗苟、两面三刀、阳奉阴违的小人。这一点除了从小母